

雷震遠·陳之邁·郁達夫

黃天邁

浪跡天涯憶舊遊之二

(本文插圖刊封面及第40、41頁)

雷震遠反共鬥士

抗戰後期(一九四二年)我從印度回到重慶，聽說許多關於雷鳴遠神父主持華北戰地督導民衆服務團的艱苦奮鬥事蹟。他在太行山被中共軍隊囚禁，備受折磨，堅強不屈。脫險後由蔣委員長介公派專機接他到重慶，不幸因積勞病故，葬在歌樂山。

雷神父係比利時人，歸化中國，在河北省一帶傳教；安國縣設有天主教修道院。比國一位修士受雷神父的精神感召，一九三〇年來華，入安國縣修道院進修，一年後升神父，也歸化中國，取名雷震遠。抗戰軍興，日軍侵入華北，安國縣縣政府撤退。當地士紳公推雷震遠代理安國縣縣長，組織民兵，保衛地方，被日軍拘捕。這是我在重慶第一次聽到雷震遠的名字。

雷震遠(下稱雷神父)被日軍囚禁了四年，勝利後獲釋。中共全面叛變後，他又被中共囚禁兩年。他親身體驗中共迫害宗教與蹂躪人權的暴行，脫險後遍遊歐美，作反共宣傳。他著有法文「內在的敵人」及「北平的紅衛兵」等書，並在

報刊發表論文，到處演講。一九五二年他來臺灣，于斌(野聲)樞機主教介紹我和他認識，作竟夕談。他說一口帶有安國縣鄉音的中國話。他說的法文，一聽就知道是比國人，英文也帶法文腔；但說寫都很流利。他反共意識堅強，決心效法雷鳴遠神父犧牲奉獻的精神，與魔鬼——共產黨鬭爭。他熱愛中國，尊崇先總統蔣公介石為中華民族救星。一般無知的人譏雷神父為「政治和尚」，其實「全犧牲，真愛人」不是出世清修可以做到。假使耶穌當年「獨善其身」而不為人羣犧牲奉獻，今天就不會有數以億萬計的基督徒了。

越南故總統吳廷琰在美國流亡時，得于樞機及雷神父的鼓勵支援，終使越南獨立，吳廷琰出任共和國第一任總統。吳氏的二哥吳廷淑主教與于樞機有深厚友誼，吳廷琰特聘雷神父為總統府顧問。一九五四年，雷神父前往西貢，並代表于樞機主持自由太平洋協會分會及所屬週刊社、通訊社業務，附設華僑中學。應邀參加工作者有牛若望副主教、國大代表周世光(前因空難在臺身故)、留學西班牙學生曾憲揆(現任我國駐巴拿馬大使)、溫天錫、鍾國屏等。我也客串在華僑中

學兼課，教幾小時的英文。「自由太平洋」在越南外僑文化新聞事業中，獨樹一幟，揭發反共目標，為越共及左傾份子所仇視。雷神父除與吳總統保持密切聯繫外，推進自由太平洋分會業務，兼為僑社服務。不僅僑社仰賴他的支援，即我國駐越南大使館也常請他代為解決外交問題。越南政府官員都樂與雷神父接近。一時交遊之廣，聲望之隆，無人堪與比擬。

一九五六至一九六三年，我在西貢代表國家安全局與越南政府進行情報合作，七年期間，我與雷神父成為密友及工作伙伴。我們幾乎天天見面，至多隔兩三天。他一天工作十六小時。有時我上午八時到他寓所，他早已於五時起床，做過靈修，在總統府望過彌撒，吃過早餐，坐在客廳打字。他每天與世界各地通信，發出去的信，少說也有十幾件。九時以後，他外出拜會，再到自由太平洋分會處理日常業務，一天忙個不停，不知什麼是休息，更無消遣運動。他自己飲食簡樸，但參加僑社及越南公私宴會時，食量奇佳，酒量尤為驚人。遇有人敬酒，來者不拒，白蘭地、五加皮一樣乾杯。這種暴饮暴食的生活方式，使

病菌潛伏，導致晚年多種癌症。

越南政府頒佈新國籍法，越南出生華僑子女皆為當然越南公民，僑社強烈反對。吳廷琰總統請雷神父向僑社疏解勸導，雷神父說：「我是中國人，站在中國人立場，恕難從命。」吳氏雖不高興，但他深知雷神父在華僑社會有極大影響力，後來遇有關華僑重大事件，必先商雷神父。雷神父經常向吳氏報告與情。越南政府首長不敢向吳氏進言時，雷神父則直言不諱。吳氏弟媳陳麗春招權納賄，蒙蔽吳氏，雷神父也將民怨及醜聞上達。越南少壯軍官醞釀政變，他勸吳氏注意防範安撫，惜吳氏未能接納忠言，以致傾覆。

雷神父在私生活方面也有幽默感。他常講河北省鄉下的笑話，也會說幾句俏皮話。有人開他玩笑，他自我解嘲，從不介意。一次在筵席上，牛若望副主教勸酒，說「不醉無歸」，故意先說「不醉」，停一下再加重語氣說「無歸」（與「烏龜」同音）。他問雷神父：「醉不醉？」雷神父說：「不醉。」舉座大笑。雷神父問我怎麼回事，我用法文解釋「烏龜」的含意，他也大笑說：「不要緊，我沒有太太。」他因平日生活緊張，有時也會暴躁，大發脾氣，過了幾分鐘他自己也覺得好笑。他有時和我因事爭辯，不肯認輸，第二天他會道歉。

越南淪陷後，雷神父去紐約，在於樞機領導之下，與毛振翔神父、陳之祿神父推進「中美聯誼社」工作，作反共宣傳。歐美一百八十五座電臺，每週作二十分鐘錄音廣播，由國會山莊到天主教一百四十二個教區，透過廣播臺、電視臺、

集會、學校，作反共演講，為中華民國仗義執言。他足跡遍各大洲各大城市，奔波勞碌，體力消耗，百病叢生。他同時患攝護腺癌及幾種癌症，雖經割治，終以胃癌惡化，於一九八〇年一病不起。

一九七四年，亡妻張雅南女士在紐約因血癌不治逝世，雷神父與毛振翔、陳之祿兩神父親至殯儀館為誦玫瑰經。毛神父並主持追思彌撒，至墓地為誦安靈經，盛情可感。毛神父係浙江江山人，才高意廣，辯才無礙，也是于樞機手下一員大將。他為天主教教友子女爭取留美獎學金，培植英才，以千百計，為眾所週知。那一年是我與雷神父最後一次晤面，在聚餐時，他為了陪我，喝了一小杯紅葡萄酒，想不到竟成永訣。他遺囑大陸光復後，遣骸遷葬歌樂山，與一代偉人雷鳴遠永恆作伴。

陳之邁書生本色

我與陳之邁的淵源，已在「民國風雲人物印象記」一文中敘及，語焉不詳（見「中外」三十二卷一期）。我們有通家之好，又是中小學同學，十歲左右在北平上美以美會辦的匯文小學。那時候教會小學開始教授英文。匯文小學有「正班」與「副班」之分，正班生須讀必修課程，有畢業文憑；副班生選讀主要課程，有成績單而無畢業文憑。報考中學、大學，可憑同等學力，文憑並非必要。我與之邁在小學選讀英文、數學，兩年後考進匯文中學，仍為副班生。我們利用暑期趕讀英文、數理，以兩年時間讀完舊制中學四

年課程，升入大學預科。大學預科二年等於現在高二、高三，可以直升大學。我們同班六年，下課後結伴步行回家，兩家都在東城，相距不遠。先父鑄九公與陳父公穆伯（諱慶餘）同事多年，時有往還。六年後之邁進清華學校（分中等科、高等科，尚未改大學），我讀北京美國學校，兩年後我升燕京大學，與清華比鄰。畢業後各奔前程，往後聚少離多。民國五十六年（一九六七年）在外交部長魏道明（伯聰）官邸宴會席上，之邁忽說：「全世界只有我和天邁二人……」語驚四座，他接着說：「中小學同學現在只剩下我們二人了。」大家才弄清楚是怎麼回事。

之邁天資穎悟，才華出眾，神儀秀朗，在小學功課成績都在八十五分以上。他長兄之達留學德國，習土木工程，二兄之達留學美國，習貨幣銀行，都有成就。之邁最幼，為父母所鍾愛。他一度誤交紈袴，漸涉冶遊，公穆伯及時發覺，嚴加責罰，他從此折節向學，潔身自愛。清華學校校風純正，他學業猛進。陳家本為國學世家，之邁曾祖陳澧（蘭甫），世稱東塾先生，為有清一代大儒，公穆伯亦為國學大師。之邁幼秉庭訓，已奠定國學良好基礎。他在留美前，英文已冠絕儕輩。到美國後，先入渥海歐大學，後轉哥倫比亞大學，專修政治學及西洋史，先後獲學士、碩士、哲學博士學位。之邁謙遜，不喜人稱他為陳博士，他說：「美國 P.D. 滿街跑，不值得自炫。在大學讀書，主要是學治學方法，短短數年得不到多少學問。學無止境，得了博士就停止，永不會有成就。」他終生進修，手不釋卷，筆不停

揮，從政後公餘之暇，也未忘讀書。他不擺恃才傲物的姿態，也未染官僚習氣。任教職時發表政論，對政府善意批評。從政後恪遵行政體系，嚴守紀律，從不批評長官，說人長短，做事也不居功。他的修養已至最高境界，在朋友中殊不多見。

之邁中英文暢達典雅，論事鞭辟入裏，精彩透徹。一九三四年由美國回國，先後任清華、北大、南開各大學及西南聯大、中央政治學校教授，協助胡適之先生編「獨立評論」，諍言博議，名重當時。一九四二年，我回重慶時，之邁已被蔣廷黻延攬，在行政院供職，多涉地方行政，未展所長，他時時以教書生活為念。他家住龍井灣，我家住黃角壩，以交通不便，很少往還。在市區偶爾偷閒在小酒館聚首，酒館賣酒不賣菜，在街頭買些滷鷄之類，共進大麵，各盡至少三茶杯，藉以「擺龍門陣」。那時他已有子女各一，男歡女歌。之邁夫人黎憲初女士，她叔父錦暉、嫡母徐來、堂姐明暉，在電影音樂界都享盛名。黎女士讀英文文學，對音樂也有素養，後在美國因癌症早逝。續絃趙荷因女士，是前清華校長及留美學生監督趙國材的長女，與之邁為師兄妹。之邁孝思純篤，公穆伯陷大陸，活到九十多歲，他經常接濟，奉養無缺。他為官清廉，樽節用度，不事鋪張，同仁誤以為「小氣」，他從不置辯。

一九四四年，之邁由蔣廷黻、魏道明安排，出任駐美大使館參事，先後輔弼魏大使、顧大使，結交美國朝野俊彥，與「中國之友」蒲立德(William C. Bullitt)建立深厚友誼。他同

時助蔣廷黻處理聯合國事務，獻替良多，一九五二年蔣氏提出控蘇案，之邁實為幕後功臣。他在美國十一年，嗣後即歷任駐菲律賓、澳洲、紐西蘭、日本及教廷大使。

之邁任駐菲律賓大使時，我與他在馬尼拉重逢，盡一日歡。我們從下午開始進威士忌蘇打，晚間同赴許姓僑領宴會，又以茅臺乾杯，之邁酒量不減當年。他告訴大家他在清華學校酒醉的笑話，那時候他剛回國在母校任教職，一晚在同事家喝酒過量，飯後回宿舍時醉倒，臥在小河溝內，被夜行同事發現，扶其歸寢。幸溝水不深，否則必會淹死。

一九六六年，之邁被提名駐日大使前夕，他猶豫不決，擬向魏道明部長懇辭。他說他不通日文，與日本毫無淵源，恐誤國家大事。我勸他勉為其難，日本人最現實，對一位與美國關係良好的大使，必然敬重。他終於接受提名，搜羅有關日本中外書籍多種，在統一大飯店早晚閉門研讀。一天我介紹日本朋友河野去看他，之邁立即說出河野是日本一大族，並詳述其源流，使河野大為吃驚。之邁對日本史地、文化、藝術、民俗都有深入研究，說起來頭頭是道，他到任後備受日方禮遇尊重。他既善讀書，又精於觀察，故能有正確的認識與明晰的見解，是做好外交工作必要的條件。

一九七〇年，我丁母憂自非洲回國奔喪，取道羅馬。之邁已調任駐教廷大使，他請我吃飯，他已不能豪飲，只能淺酌。他患氣喘，不能爬坡，已放棄打高爾夫球。一九七二年，我回國述職，

又經羅馬，適逢聖誕夕，我與之邁匆匆一面，他說要參加幾處彌撒。他雖非天主教徒，但在教廷，望彌撒是重要活動之一。他對天主教的典禮儀式，極感興趣。在羅馬九年，是他生平最清靜時期，讀書寫作，得償宿願。研讀義文，對義大利及古羅馬古蹟、壁畫、雕刻、文藝都有研究。他整理他曾祖父東塾先生遺著，重編「老子注」、「說文聲表」、「東塾續集」等，都是精心之作。之邁退休回國後健康不佳，一九七八年因心臟病突發逝世。我在靈堂瞻仰遺容，悼念六十年老友，不禁老淚縱橫。使之邁再多活十年，專心著述，名山事業，必有更多佳作。

郁達夫悲憤孤忠

一九四一至四二年我在新加坡住在濱海加東區，緊鄰有福州名士黃曼士與其兄孟圭(曾任福建省政府教育廳長)。寓所為一古老式樓房，樓下全部大廳，庭院深深，花木扶疏，蘭石交錯。黃曼士昆仲好客，經常飲宴，詩酒聯誼，雅人深緻。

他們樂與文藝界人士往還，郁達夫、徐悲鴻、劉海粟、司徒喬(我燕大同學，以油畫人像出名)等都是座上客。我忝屬鄰居同宗，也叨光不少。我在黃府第一次看到郁達夫，他穿一襲長袍，面貌清癯，溫文瀟灑。我雖很少涉獵新文學作品，但郁達夫的「沉淪」與「烏羅行」在國內拜讀過。我當時印象以為郁達夫不過一類廢派文人，稍後我讀他的舊詩，愛國憂時，豪情逸興，上追李杜，深慕其為人。我和他在黃府結識之後，

常相往還。他浪漫氣息很濃，離不開詩酒女人，他自己也不諱言。他的可愛處是有顆赤子之心，不做偽君子；詩文優美，尤其餘事。

當年郁達夫主編星洲日報文藝週刊，早版「晨星」、晚版「繁星」、星檳日報文藝週刊及星光畫報文藝欄。他被公推為南洋文壇祭酒，當之無愧。我到新加坡時，王映霞已與郁達夫協議離婚回國。郁達夫與福州小姐李筱英同居，他們也是在黃府認識的。另有福州才女黃墨姑，小姑獨處，多愁善感，詩詞清麗，字亦娟秀，她曾口頭拜郁達夫為師。她填折桂令一闕送我，中有一神仙眷屬，少陵風度，共我高吟一句，我愧不敢當，未敢保存，以免引起閩中誤會。郁達夫文采風流，他和王映霞婚變，鬧得滿城風雨，但多情少女們仍多以郁達夫為崇拜偶像。他後來逃難到蘇門答臘，又與小他二十多歲的巴東小姐何麗有結婚，可謂到處留情。

郁達夫在日本留學時，博覽西方文學名著，尤愛好小說，俄國的托爾斯泰、契訶夫、屠格涅夫，德國的歌德，法國的雨果、巴爾扎克、左拉、莫泊桑等作品，他都十分喜愛。日本人對譯介西方名著不遺餘力，郁達夫讀的作品，除英文直接閱讀外，有很多譯本。他不能直接讀法文作品為憾事，要向我學法文。他愛聽我為他講述法國文壇軼趣，盡情歡笑。乃好景不常，時局突變，日軍圍攻新加坡，危在旦夕。我多年藏書包括法國文學名著裝了四大木箱，寄存友人丘宗廷處。我走後丘恐箱內有政治文件會惹麻煩，將木箱連書付之一炬，焚燬煮鴉，大殺風景。

新加坡淪陷前夕，我打算邀郁達夫前往印度，轉赴重慶。當時英國殖民當局限制出境，我持有外交護照，出境不受限制。郁達夫持普通護照，因受限制買不到船票，只好另與友人尋覓偷渡途徑，乘漁船過海逃到蘇門答臘。我曾在蘇門答臘住過三年，有不少知交，我一為他介紹，用假名諱稱是我親戚。他用趙廉化名逃到蘇島中部一小鄉鎮，以酒廠為掩護，集合不少同志。他被日軍發現能說流利日本話，強迫他任憲兵隊翻譯，後託病辭職。想不到盟軍勝利日本投降後，竟被殺害。有人揣測日本憲兵因恐審判戰犯時，郁達夫出面作證，故予滅口。後來我在香港遇蘇門答臘民報記者林君，他說郁達夫名氣太大，在新加坡又曾參加抗日活動，難免身份暴露，被人出賣。又有人說郁達夫做日本憲兵隊翻譯時，得罪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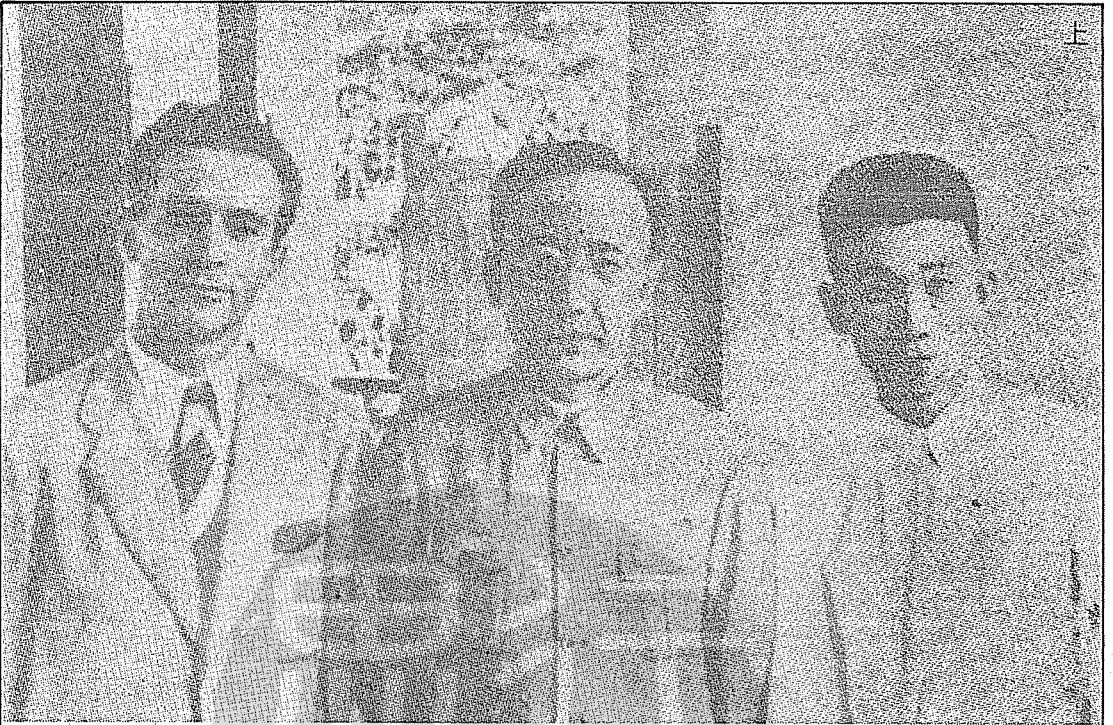
當地馬來人，被馬來人仇殺。真象如何，死無對證。郁達夫在新加坡時，有譚姓華僑為其算命推八字，說郁達夫五十歲是一大關，不易關過。他遇難時剛好五十歲，算命還真靈。郁達夫詩文為人欣賞，享譽文壇，實至名歸。我最佩服他抗日反共的立場始終不渝。他與留日及「創造社」一班文人關係甚深，「現代評論」、「新月」、「民權保障同盟」與「左翼聯盟」諸人如魯迅、郭沫若、田漢等都曾在了一起工作，而郁達夫始終反共，不為動搖，難能可貴。他在抗戰初期，親往江蘇、山東、河南前線勞軍，參加文藝界抗敵協會工作，愛國抗日詩文遍刊國內外報章雜誌。舊詩斷句如「鎮日臨流懷祖逖，中宵舞劍學專諸」、「一死何難仇未報，百身莫贖我笑辭」。慷慨激昂，至今為人傳誦。（未完待續）

三國人物新論

祝秀俠教授著
定價柒拾元

本書為名教授三國史專家祝秀俠精心傑作，析論三國人物，精采百出，美不勝收。要目有：論諸葛孔明、劉備、曹操、孫吳、董卓、袁紹、關羽、魯肅、顧雍、司馬懿、曹丕與曹植、荀彧、孔融、禰衡、周瑜、田疇、蔣琬、譙周、蔣幹、孫夫人與諸葛太太等篇及論「論諸葛亮」，與蔣君章先生論諸葛培養人才等附錄文稿，篇篇引人入勝，嘆為觀止。定價台幣柒拾元 郵撥 0014044-4 中外雜誌社帳戶。

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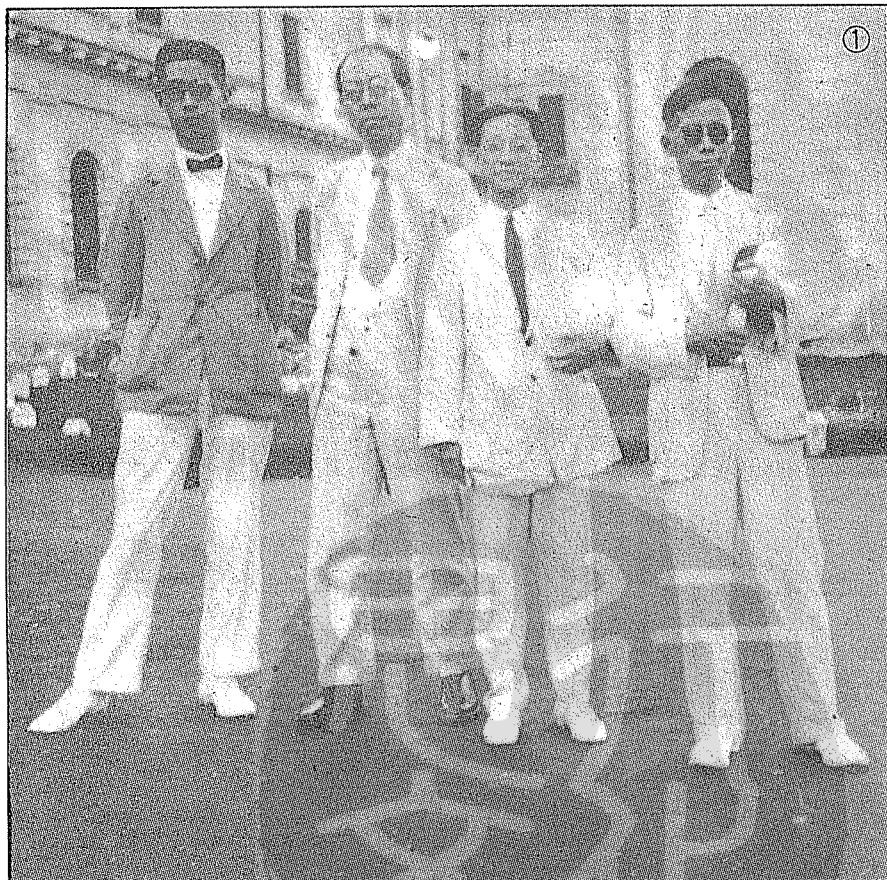


(上) 郁達夫(右)與郭沫若(中)合影。

(下) 郁達夫(前排中)民25年在東京與日本友人合影。

下





①氣象學家蔣丙然教授(左二)早年在星加坡博物館前與友人合影。
②民國38年9月蔣丙然教授(前排中)七秩雙慶與親友合影。

